趙清獻公集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趙清獻公集卷之一

奏議

奏疏論邪正君子小人

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鯁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詭姦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左右前後百不得賢正之人而爲之輔翼雖堯之癯瘠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未如之何也

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間者亂之基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爲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爲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爲天下者宜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雜然滿前孰爲正孰爲邪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在聖人明眎而聰聽之精擇而愼揀之眞僞明白人焉廋哉大

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史備存有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濟德美檮杌饕餮流竄四裔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旦奭則倚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才不能與秦嬴之敗曾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太宗納房杜

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兇僻遂成正觀之治
天皇聽許宗之附會戮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
其後元振朝恩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
其危殆相繼不絕如綫茲誠用人之得失莫不繫國
之安危間分兩塗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
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
以求治然而邇來日星謫見聖衷焦勞蝗潦爲災民
力彫獘帑庾空窘戎狄窺覦官冗兵驕風俗奔兢今
將治其獘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上而能致

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
謂賢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于丞疑輔弼之列
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發爲號令使天下耳目聞見
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宸斷不疑
舉正以却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爲于可爲之時無
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
其時也臣遠賤之迹愚亾所能唯思死節一誠上報
陛下採擢覆幬之德萬分一二臣無任許國竭忠激
切待罪之至

奏狀辨楊察罷三司使九月

臣竊見近日除楊察罷權三司使轉戸部侍郎提舉集禧觀公事臣風聞因百姓張壽於三司指論皇城司親事官取受內香藥庫公人錢物公事三司勾追被論人不得緣此事由遂罷察三司使中外傳聞無不喧駭伏緣三司領天下大計實朝廷委任重臣之地豈宜輕議去就以謂察若有罪被黜不當更轉官資察若本無罪犯不當忽卽罷去置之散地洶洶人情不能無惑今若止以皇城司爭論公事遂爾黜廢

恐非朝廷進退近臣之體伏望陛下特賜宸斷辨察有無罪犯明示中外若果無罪即乞追還新命且令仍舊職局如此則上全國體下息人言臣備位憲司不敢緘黙

奏狀論置水遞鋪不便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使相度創置沿河水遞鋪兵士牽傳綱運舟船等事臣昨通判泗州備諳沿汴至京轉輸軍糧斛㪷體例久來頗甚允當國朝仰給東南六路歲計發運司每年管定上供糧

米六百五十萬碩未嘗闕絕葢能謹守祖宗條貫法度只委本司差撥兵稍支破水脚工錢口食不至失所今若輕議創新改法沿汴起葢營房招集兵士數萬泗宿亳宋間累年災傷大成騷動一則尚恐招集兵級猝難滿數二則慮兵役朝夕往返牽挽舟船既無休息疲苦勞頓之後不唯多致逃亾生事亦便壅過住滯綱運自春夏水通未敷本司元額斛㪷間卽巳霜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萬一遂使軍儲乏絕臨時噬臍如何更作處置壞大計者無甚此舉欲乞朝

廷速降指揮下淮南發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敗事下發運司

奏劄乞放泗州酒坊錢九月

臣昨通判泗州日伏見本州臨淮招信盱眙三縣有百姓衙前元係慶曆二年赦根究到買撲村酒坊場淨利錢共二萬四千餘貫續准慶曆五年十一月赦節文令日已前先降指揮令百姓及衙前人送納交賣酒坊錢條貫更不施行其所根究到酒場淨利錢數更不催納至皇祐四年内知州陳式不曉赦意却

行點檢勘決干係人仍下三縣督責監催元欠人送納交坊錢數入官前後催理錢五千餘貫外尚有一萬九千餘貫無可送納臣爲見已該慶曆五年十一月條貫更不施行酌然明白不當更須追催本州未敢一面除放又牒隣近滁濠宿等州勘會得似此人戶所欠淨利酒錢例各依赦除放去訖獨有泗州只因陳式不顧條貫唯務聚歛刻削細民及行監催爲已勞績本州曾于去年六月內具此因依申奏蒙送三司有司之吝未即放免至今本州却且追勾理納

竊緣淮南比年災傷不易百姓等為此無名欠負破蕩財產塡納不足至有死亾逃竄者州縣枷錮欠人骨肉追及親隣窘貧無聊嗟怨滋甚臣謂朝廷渙汗之號已行欲乞特降指揮下泗州所有人戶見欠上項酒坊錢一依慶曆五年內赦條並與放免所貴疲民漸蘇感召和氣 下三司

奏狀論北使到闕

臣竊聞客院劄子下張掞須管契丹人使今月二十五日禁樂前到以臣所見溫成皇后葬事如典禮制

度該得禁樂雖人使來固無所避如未得合宜亦當速務更張若北使途中因故遷延須令張揆催督赴期到闕或萬一不卽依稟別形語言於國大體虧損不細欲乞速降指揮再付張揆從容接伴一如常儀亦朝廷所以示閒暇持重難測之一端也

奏狀乞緝捉匿名文字人 九月十日

臣竊聞日近有以匿名文字印百餘本在京諸處潛然張貼謗讟大臣聞達聖聽此當有姦邪險詖忌刻無賴之輩惑亂用間搖動朝廷亟欲中傷陛下近輔

者之爲也脫使愉狡之計萬一得行則臣恐陛下常所信用宰執公卿而今而後人人狗黙憂畏不測無所措手足矣以臣料其傳寫雕印謗書百餘本遍布輦下似非一二人能獨爲之雖已下開封府出榜厚賞緝捉至今已是多日未獲臣欲乞更賜指揮於南河北市要鬧處椿垜一色見錢并預出空頭宣敕示人果決必信所貴速得敗露才候有人告首得實便仰即時給付充賞仍令有司仔細鞫訊根窮惡黨臨時取旨法外重行處斷如此施行則足以安輔臣惶

惑之心沮小人陰賊之計中外幸甚

奏狀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溫成皇后葬事

臣伏以國家禮制降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覩溫成皇后禮葬初命叅知政事劉沆爲監護之職當時物論或未爲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奈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慨辭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公相燮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

之如禮伏況自啓殯祭奠之制度繩墨一切辨集定無
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
免使虧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誠瀝血所
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不許虜使傳令上聖容

臣風聞契丹泛使堅求傳寫聖容歸示本國又云候
向去正旦使來亦齎虜主所傳神進獻朝廷雖未俞
允臣下豈能遑寧晝省夕思大爲不可伏自南北和
好僅五十年然賜與萬數固多而華夏禮法猶在豈

容渝動信誓妄行干求深惟廟堂自有謀筭如向時嘗借樂譜前日將進壽觴陛下皆能照其譎詐沮彼狂率今之所請益又可駭況非虜書語及只是黷使口陳伏望陛下寄令館伴楊察以直詞拒之命中書密院以常禮遣去庶幾戎人之議無輕中國之心則
聖神何憂臣子不辱中外幸甚

奏疏論契丹遣使無名 十月一日

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浸久使人往復禮有常數近者虜庭遣蕭德輩不時而來奏記旅實外又卽別無

事端雖中外人心稍安然戎狄情僞難測或覬望釁隙或窺覦盛衰桀黠貪惏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厥後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德宗許吐蕃盟會至時竊發平凉故渾瑊有狼狽奔遁之事初皆甘言厚意終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一詭詐百端稱息兵以怠我師幸重賂以困邦賦爲意不淺莫可忽諸傳曰居安慮危又云有備無患不可謂邊隅未擾即示晏安之懷不可恃風塵未驚遂爲苟且之計伏望陛下留神

鑒古察諭輔弼近臣講求捍禦之策今沿邊急務者莫先乎擇將帥練士卒備軍實擇將帥則才能者留疲懦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進驕惰者退備軍實則邊氣壯人心安三者有禦萬一猝然寇警我何懼哉頃歲西帥未典之日士大夫有横議及此者人皆竊咲鄙易之指爲狂狷不祥之言烏肯動心預爲之防一旦延安驚擾臨時措置失次中外不勝其弊臣今之言未必非當時狂狷不祥之言也至愚憂國無所諱避伏惟陛下如天聽卑取千慮一得之說奮乾剛

之德發先見之明審思而力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
也

奏狀乞勘斷道士王守和授籙惑衆 十月四日

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內寄居昨秋中曾糺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籙神兵爲名夜聚曉散兼近日此法浸盛傳布中外沸騰街坊又欲取今月十五日夜于本觀登壇聚衆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輦轂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深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

府捉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勤民生事下開封府押歸本州

奏狀論禮院定奪申明用空頭印紙

臣竊見自來朝廷凡所干涉禮典事並送太常禮院定奪申明務令得體適中示不欲專也其本院知判官不下八九員日近有司承授行遣多只用空頭印紙寫成文字本院官或有議論未同或則未遍呈覆即不更候簽圓只胥吏輩面書塡名銜申發既虧國體豈恤人言今來有禮生元介等見爲代著事發逃避係開封府根究施行次臣欲望聖旨特賜指揮禮

院今後但承准朝廷定奪禮法等事不得更用空頭印紙並須知判官員公共商確親署議定文書臨時用印申發免紊彝章所是見今元介等公事亦乞嚴賜催促開封府早令勾追勘斷結絕下中書斷禮生等各贖銅放

奏狀乞差馬遵充發運使

臣伏聞許元奏請乞罷元江淮等路發運事緣元自授本司判官至副使已及二年東南大計每歲六百餘萬上供未嘗有一闕誤今朝廷如以元久次多病允其所請即須又得有才幹直如元者俾代其任以

臣愚見能繼元職任者莫如再用馬遵也遵亦自本司判官至副使歷三四年無不通曉六路漕輓利害專事辦集其心計才力不在元下今若使遵與王鼎協力並濟則制置幹運號爲得人況京畿輔近兵素甚衆廩庾仰給率資東南萬一朝廷失于擇人則發運司紀綱一隳軍儲誤事至時雖復更張亦須更三二年整頓方得及舊伏望聖旨指揮如令許元罷免即就差馬遵充置發運使免貽後悔

奏狀乞減省益州路民間科買 十月

臣竊聞益州路奏報恐爲蠻寇侵軼雖已有禦備然
臣以愚見謂宜先寬民力使人心安和卽無他慮也
今具本路有科配民間不便等事畫一如後
一每年轉運司下益蜀等州科買官布每一疋只
支與大錢三百至四百文其布實直每一匹計
大錢八百至一貫文多是貼錢買納自慶曆以
來每歲又更增添買納萬數民間困乏不易
一每年轉運司准朝省指揮下邛蜀等州織買九
壁大綾每匹支與絲并手工只共筭計大錢二

貫文上下彼人戶每匹却用大錢六七貫文轉
買納官累年亦是增添匹數科織民間大爲搔
擾
一每年轉運司于轄下州軍用人戶合納苗米每
七八𣁽折納官絹一匹近歲米賤每一𣁽只直
大錢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官絹每匹直
大錢三貫以上州縣促限督責人戶錢糴米貴
買絹輸納艱阻獘苦百端折納萬數益多民間
轉見貧窘

右謹具如前臣昨知蜀州江原縣日備見民間科納之際憂愁亾聊兼體問得實元以前本無如此浩大數目伏望陛下仁聖特賜矜恤下本路鈐轄轉運司共同體量于折變科配買織疋帛萬數內減放一半以上庶幾寛遠方之民

奏劄乞差塡殿帥 十一月三日

臣伏見自來殿前馬步軍各有帥副共六員今殿前只許懷德馬軍惟范恪外又復兼管步軍其餘都指揮使虞候見差出四員夫禁衛士旅衆多令藉忠幹

有心力帥副分頭部轄訓練精強以壯朝廷之威今來在京見闕四員伏望特賜指揮抽還供職或別選差填補所貴專各管勾軍政免致急闕悞事

奏劄論湯夏不合權開封府判官

臣伏覩已降勑差湯夏權開封府判官竊緣湯夏素無士譽兼近患耳重浩穰之局須藉察獄聽訟以區別枉直況上件差遣乃是職司鎡基如將來遂除夏職司則外部州縣坐見受弊伏乞朝廷特賜指揮罷免仍別差清強官權開封府判官下理省府資序

奏狀論除吳充知高郵軍不當 十二月四日

臣
伏覩巳降勅差鞠眞卿知淮陽軍吳充知高郵軍然以眞卿曾有奏請唯充外補名則不正竊聞朝廷以充近移牒禮院手分代署事情涉虛僞目爲憸邪遂爾左降伏緣自禮院有此用印紙代署公事以來臣即嘗論列雖禮生等量行贖罰葢是未經勘劾所以眞僞不分臣愚欲乞追索元初代署始末一宗公案差淸强官置司根勘如充等顯屬誑狂即行黜降未晩若禮生等公然作過并乞依法條科決使罪狀

明白衆所共知則至公之朝無濫罰之議

奏狀論薛向酬獎僥倖　十一月十二日

臣竊聞近降勑差虞部員外郎薛向在京剗刷庫務閑雜物色送賣場出賣候了與賣場監官一例酬獎緣向嘗以鄆州水災微効朝廷推恩已令指射知州差遣候二年即與陞陟實爲優異今未授差遣間若更理賣場酬獎乃是重疊連併恩賞大爲僥倖況見今朝行中多有才幹不曾經陞陟之人未蒙差使似失均中臣欲乞指揮所示薛向且依前降恩命外補

其根括閙雜物差遣特賜下三司別令舉差常朝臣中有才幹未經壓陟之人對替所貴賞典無偏或只乞改差逐部判官公共管勾自可辦事下三司別差官替下薛向

奏狀乞寢罷石全彬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

臣伏覩巳降勑命除石全彬授宮苑使利州觀察使仍與觀察留後請受寵數便蕃固巳加等今又聞全彬未即祗受別更攀援體例妄行陳乞職任竊緣全彬自管勾溫成皇后葬禮以來朝廷重疊賜與不少今其事畢復乃優轉官序豈宜畧不知足尚肆僥求

中外聞之喧沸嗟駭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指揮石全彬且依前勑處分所是令來別有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一切並賜寢罷罷副都知

奏狀乞下淮南路應人戶買撲酒坊課利許令只納見錢十二月一日

臣竊見諸路州軍係官監酒場許人戶認最高課額買撲趁辦送納官錢于公大為利益者以其能減省官中米麪物料并監專兵夫請受一切費用而得月入淨利錢獨淮南一路買撲坊場最為浩瀚只自皇

祐二年後本路轉運司擘畫令酒坊人戶將課利見
錢變轉作米麥每一㪷于市價上明減下三二十文
科折赴逐州倉送納其所定斛㪷價利既已大段虧
損人戶及乎輸納之際不惟倍備腳乘側用加耗量
入以此靡費幾及一倍遂使近年真楊濠泗等州酒
戶破竭家產陪納官錢負欠積壓須至閉罷不免官
中却自開沽重成勞費此其無他蓋向時漕司見一
時之利而忽久長之計耳是則前日所得者寡而今
日所失者多矣臣愚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淮南路

應人戶所買撲官酒坊見今未曾閉罷者許令依舊將課利只納一色見錢入官所貴公私久遠利濟下淮南轉運司免折

奏狀論宰臣從人捶殺婦人乞下開封府勘鞫

十二月九日

臣竊聞開封府昨有婦人一名被宰臣下導從人以他物擊損頭骨自朱門街傳送出曹門外係所由崔成等交割至護國院側致命身死已曾差官檢覆經今僅及半年其本縣並不盡時追勘申解却只監勒

地分者壯出外迤邐尋究顯是有所顧避乃欲拖延
歲月伏緣性命事重豈容京輦之下白日無故捶殺
平人枉濫如此官方不爲理雪深可痛憤伏望陛下
特賜指揮下本府勾追干連人送所司勘鞫庶幾寃
命有歸以召和氣下開封府根究

奏狀乞罷孫惟忠充高陽關兵馬鈐轄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聞差孫惟忠充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仍轉使名
竊緣惟忠歷官以來過犯不少一次勒停一次編管
一次衝替近自杭州都監又經體量降黜今來旣得

黃河都大提舉差遣未久何乃驟膺陞陟任用又卽優改官資如此則是有過無功之人翻得不次酬賞適巧佞之路開僥倖之門外議紛紜皆以謂惟忠要結權貴寄行請託此風遂熾大爲不可臣愚欲望陛下特賜指揮寢罷惟忠新授恩命亦沮惡勸善之一端也 詔只充都監差遣

奏劄乞止絕高齊等出入權要之門 十二月十五日

臣竊以司天臺之局其星辰變異氣候差殊歲時吉凶人事休咎居是職者無不盡知國家固宜愼密而

防閑之也近聞高齊苗達等輩多于權要臣寮之門
出入無節深屬不便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檢會司
天臺元初約束條貫嚴行止絶免致惑衆生事下司天臺
監常切
覺察

奏劄乞牽復陸經舊職

臣伏見大理寺丞陸經頃因鄉里借錢并與官員聚
會等公事勘斷止得杖一百罪又已該赦釋放當時
有勘官王翼于事外上言誣搆遂貶經袁州十年江
淮六次恩赦子母萬里今始生還同時被謫之人例

各仍舊職任惟經未蒙牽復前後累有近臣奏雪惜其遺才昨聞已降聖旨下審官院與除江南小處通判僅已涉歲本院止今都未有闕食貧羈旅深可憫恤其人爲性恬退未甞自陳臣若不言則至公之朝無由知此寃滯甚傷和氣臣伏望聖慈特賜推恩牽復舊職或與江淮兩浙路分一州郡合入差遣所以伸無辜勸自新也

奏狀論三路選差

臣竊見審官院繫選河東河北陝西三路親民差遣

其官員曾犯私罪杖以上公罪至徒者更不預選緣
今京朝官中員數至多其間有偶曾犯上項公私罪
縱後來能改過自新亦永不得預前路分任使或雖
是鄉里必也無由得歸情有重輕法宜矜恕臣伏覩
明堂赦書節文今後應係選差職任令主判官審擇
人才參校履歷不得以公私輕過便隔選差如須合
立定選格即仰本院别行詳定聞奏乃是朝廷欲得
任官之法寛不遺才後來審官院却指定上項刑名
比舊益增阻礙臣愚欲乞所係三路選差去處京朝

官會犯私罪徒以上公罪至流方許隔下只是于元降指揮內移換公私過內杖徒二字爲徒流字外別不衝改前後條貫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捶撻女使迎兒致命身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群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箠以至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殺臣謂二者有一于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

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爲阿張所殺自嘗擒赴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爲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中晏殊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法故卽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駭進無忠勤退失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宰

相朝夕翊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臣不勝區區爲國納忠之至

奏狀乞勘鞫潭州官員分買客人珠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竊聞昨有廣州姓戢客人一名至潭州身死隨行有珠子約重五斤元計價錢三千餘貫却是知州任顓及本路轉運判官李章并潭州官員等只估作四百餘貫分買入已後來客人本家經三司陳論本司行遣追索到上件珠子訖所可駭者虧價違條買珠

犯罪之人各已轉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將此一件公
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見根鞫結絕臣欲乞聖
慈特賜指揮嚴切催促勘斷施行以警貪猥之吏下湖南提刑司差官取勘

奏狀乞罷周豫召試館職

臣竊聞召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時才兼無士譽
在大名幕府日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
中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實清要之局
凡預選者號為登瀛苟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陛

下特賜宸斷罷豫恩命以破邪僥之黨激知耻之風

奏狀乞差替齊廓勘劾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至和二年正月一日

臣伏聞已差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廓勘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本宅勾當人申報迎兒逃走病死不同等緣廓近患心臟不安至今尚未痊損推辨冤獄須藉得人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于臺省或常參官中別選剛正強明有心力臣寮一員差替齊廓勘劾所貴得見人命歸着人情不偏　改差張昇勘

奏疏論災異乞擇相 正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自去年五月以來妖星遊見僅及周稔至今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芒燄長短所歷姦犯其為謫變甚可畏也又去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陝石川蜀諸郡旱暵不雨麥苗焦然民旣艱食寇攘必興此京房所謂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為災沴復可懼也邇來岠嵎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數處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蓋土失其性其為災異益可駭也夫燮調陰陽者三

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爲之乃可以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禍不然何以妖星謫變也旱暵災沴也地震祥異也三者咎應皦明如是之著耶臣愚伏望陛下謹天之戒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四輔之事業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和災異以消朝廷清明夷狄畏服太平之風可翹足引領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載惟擇賢命相係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願陛下愼重之

然後發聖斷力行而不疑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臣無任竭節納忠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一就推究陳執中家使女海棠非理致命

臣竊見近者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事見于嘉慶院勘劾次今又聞執中家有女使海棠一名亦是非理致命今月八日巳係開封府差官檢覆本人身上箠決痕損不少道塗喧傳盡云因執中家嬖人阿張凌虐致死然則臧獲雖賤其如性命非輕當與

辯明以伸冤濫臣職在彈舉不敢循默以孤朝廷耳目之任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下嘉慶院制勘所以就推究海棠身死不明公事亦所以示陛下明聖仁恕不欲使一物失所之意也天下幸甚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臣竊聞嘉慶院推勘公事勾追照證厮役等輩宰臣陳執中公然占據不即發遣緣詔獄之設朝廷所以示無私于中外今若不攝干連之人執証照據則法不得立事不得明冤不得伸情不得盡若然則不獨

曲撓國政亦何以表至公于天下也臣愚欲伏望陛下特賜指揮下陳執中凡制勘所勾追合要照証干連人等須得畫時發遣應付貴免淹延詔獄騰沸人情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海棠自縊別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假告占據奴隷違拒詔獄等未嘗指揮施行今竊聞制勘院更不依條追攝合要照証人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不顧公議但酬私恩遂使衆口沸騰攸司舉駮且法者祖

宗之所繼承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愆謬大足以
摧姦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陛下以仁聖臨
御不宜不愼惜之也今執中身爲輔弼手持權衡狠
愎任情殺虐無罪始則得請制獄卽差近臣終則黨
占斷役遂爾中輟奈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陛下之
節負陛下之寄屈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
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有犯法者雖欲窮究
推劾之說若引以爲例則臨時如何處置法不得立
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正執中

之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爲柄用之臣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亾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此等事則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固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聽臣孤危之迹待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禍之易招唯意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于朝廷雖死無悔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疏乞罷免陳執中 二月十二日

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典廢制獄乞正其罪嘗

言執中不學亾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狠愎私情家聲狼籍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虛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爲安全苟且之計旣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瘝官失職之罪故臣偷生惜死不忍爲也臣嘗謂執中不學亾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則取誚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葢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聽敗壞國體又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有

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踈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顛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箚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烟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鞫眞卿摘發禮院禮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决吳充鞫眞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臣嘗謂

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委寄當擇賢才館閣淸官豈容儉巧而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擇非次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今來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下周豫之家而豫姦謟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執中招延卜祝者夫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爲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器者苗達劉抃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普元李寧程惟象

之輩奈何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
爲衆所共駭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
中私讐嫌隙者攸司之法天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巳
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註誤決人徒刑旣自
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
必開封府推官落舘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汀
州石民英勘人使臣犯贓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
家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
英則民英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絕輕而

斷罪反重縉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
法宜罷免者五也臣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夫正人
讜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口結舌呂景
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
初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鞫
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
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者由執中
也士大夫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
臣嘗謂執中狠愎任情者夫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

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行虐害雖臧獲甚賤亦性命不輕如女奴迎兒纔十三歲既累行捶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體封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扃鎖遂致斃踣又海棠一名因阿張打決逼脅遍身傷痕既而自縊身死後來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寃聞固不少因而典獄尋自罷之厚顏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子亦悉鄙誚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臣嘗謂

執中家聲狠籍者夫正家刑國明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耻執中帷薄醜穢門梱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史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其貧窘不一毫賑恤縉紳語及共所赧慚道途喧傳相與嗟唶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奈何不識廉耻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讐所未讐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今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之官師衆多虜驕無厭河决未復兵伍冗惰民力

疲敝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
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爲祖宗社稷計爲率土生靈計
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
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
德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
拭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
循默顧避諛佞迎合者速致富貴危言犯顏干忤權
要者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爲身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不愧古人之所用心不辜陛下之所任使干冐旒冕

甘伏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吳充鞫眞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修注有闕吳中復候臺官闕牽復

奏劄乞省覽彈陳執中疏二月十三日

臣昨日拜疏條奏宰臣陳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待罪憲府不避誅竄者惟欲死節舉職論報主恩也伏以萬機至繁朝廷至重宗廟至大生靈至廣故輔相之任係國家休戚得其人則天下安不得其人則天下危矣伏望陛下留神注意將臣所彈奏封章省覽數四然後特賜聖旨指揮施行則中外幸甚臣無任

慨迫屏營之至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二月十三日

臣竊聞近日京城中有遊惰不逞之輩百姓李清等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誦佛爲名民間號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衆生事如昔年金剛禪二會子之類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嚴行禁斷以杜絕妖妄下開封府禁止

奏狀論范鎮營救陳執中二月十六日

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

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捄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惑蔽聽斷肆爲誣罔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趙清獻公集卷之一終

趙淸獻公集卷之二

奏議

奏狀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

臣風聞充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珣王士全等昨至靴甸赴北朝筵會深夜狂醉喧酗無狀或執虜使之手或拍胡人之肩或聯嘲謔之詩或肆市廛之語沙漠驚怪道塗沸騰伏緣南北通和五十餘載修盟講好理宜得人在先朝時嘗所丁寧愼柬邇來國家命使絕域因循率易或曲順顏面或俯從請禱

或資序輪及或私恩推置至于中禁王言未出往往外人屈指預知欲使行者專對稱職莫可得也今拱辰等爲君命之辱虧皇華之儀遂俾遠戎之邦有輕
中國之意萬一覦我釁隙失其歡心則損體固多生事不細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以拱辰等罪戾嚴行黜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泊館接使副並委中書密院精加選擇有才識履行臣僚前去免誤朝廷事體中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入國奉使失禮辱命乞行降黜事今來宋選等巳係斷遣外惟拱辰等橫使廻來飾非妄語矯詐百端上惑宸聽苟免罪戾臣以謂拱辰之罪尤不可恕者有三拱辰身爲報聘之使未致君命日路由靴淀却赴北朝餞送選離筵坐位側置賓主不分自取京醞痛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等歌舞失儀言詞猥褻蓋因拱辰首爲其非此不可恕者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旣違宣卷吟詩乃有兩朝信使休辭醉皆得君王帶笑看之句語同俳優意涉譏刺

此不可恕者二也又風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輒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能再三避讓返自誇詫最爲非儀此不可恕者三也臣竊見近年以來臣僚出使違禮得罪者如王珙遇疾狂亂余靖作蕃語詩劉沆閉門辭醉韓綜勸虜主而陛下皆能以法黜之今若以拱辰等辱命之甚用王珙等事體較之則拱辰爲重臣愚伏望陛下勿以拱辰爲官尊而屈朝廷之大法失懲勸之深旨不然則而今而後復有入國臣僚辱命失禮姦纖巧詐甚于拱辰者不知朝廷

如何處之旬日以來道塗洶洶人情不平願陛下特
發宸斷正拱辰之罪嚴行黜降以合中外之公議幸
甚幸甚

奏疏論兩府庇葢王拱辰

臣近兩次彈奏乞正王拱辰充橫使辱命違禮之罪
未嘗指揮施行中外沸騰無不扼腕切齒者葢謂國
家賞罰大柄不繇陛下之所出不繇朝廷之所守只
繇兩府愛惡喜怒上下輕重之要出者雖無罪即遂
黜去要全者雖有元惡大過亦從而全之今來拱辰

入國路經靴淀只着窄衣赴北朝餞宋選御筵以隨行京酒換去虜酒痛飲無筭深夜喧醄坐位失序客主不分又席上聯句用唐朝楊妃木芍藥詩語謔浪信使致令虜中有王萬年王見喜之號到混同江日輒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及授北朝中書劄子僥求私書來本朝爲救解謀身之計夫爲人臣啣命出使外交戎狄陰結權要詐僞百端以拱辰上項罪狀外議以爲可誅而朝廷赦而不問者此兩府有臣僚愛拱辰而庇之也至如吳奎只是中路着窄衣見

虜使以比拱辰着窄衣赴御筵則奎罪爲輕拱辰罪爲重又奎至虜庭不入班賀虜主加尊號此雖有過乃是不辱君命能守臣節爲本朝光華之事今若比拱辰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乃是損體生事辱君之甚拱辰之罪大且私而邪也奎之罪微且公而正也今以奎上件罪狀外議以爲可恕而朝廷旣罰奎金又降奎知壽州者此兩府中有臣僚惡奎而逐之也故愛之者非理庇之惡之者非理逐之不恤人言不顧邦典天下聞之誰不扼腕誰不切齒扼腕切

齒之不巳臣恐非朝廷之福頃年韓綜勸虜主一盃酒尋得罪落職降知許州去年沆使來朝乃欲引綜例上皇帝壽觴其時若非接引使楊察答以曾黜綜事排之則勢不得拒前日拱辰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今後虜使來朝欲扳以為例如何拒之臣恐自此生事轉多損體愈甚率由拱辰辱命之罪大且私而邪也臣曉夕思之為之寒心伏願陛下以臣此疏宣中書密院臣僚先且詰問如何屈法蓋庇拱辰所犯因依然後特出宸斷正拱辰之罪而降黜之以

快天下切齒扼腕者之心又得以爲今後拒虜使扳
例之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錄付御史臺

臣近彈奏王拱辰入國辱命之事乞正其罪至今多
日未蒙施行中外人言日益喧沸皆謂朝廷用法偏
黨有同罪異罰之過又況昨來宋選等所得罪犯並
是拱辰爲首其間又有甚者焉今竊聞拱辰使迴于
隨行語錄中潧减矯飾詐僞不少與御史臺昨來所
勘宋選等案節事狀不同上惑宸聰苟免誅責臣愚

欲乞聖旨指揮下兩府將拱辰入國隨行語錄并別
錄等一宗文字宣付御史臺與昨來宋選等公案一
處照驗比封便見拱辰灼然虛實事狀如果有誣罔
之罪伏望聖斷早賜降黜指揮以示朝廷至公也

奏狀乞賑捄流移之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并河北京東路流移
之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扶老携幼纍纍滿街
艱困饑殍深可傷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多方擘畫
存恤賑捄免致失所之後聚爲賊盜亦所以固邦本

也下開封府捄濟

奏狀乞不罪王起

臣伏覩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便會擲磚厖等事見追禁鞫問次臣嘗聞太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閫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

知耳終不之罪今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聽有益聖仁若然則堯採誹謗舜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臣無任懇祈激切屏營之至

詔王起該狂[redacted]决放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 四月二十八日

臣昨自二月十三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

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
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
數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
以謂陛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
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黷
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
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
固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爲是邪爲非邪復不知
陛下以執中之罪爲有邪爲無邪陛下若以臣言爲

是而以執中爲有罪卽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今陛下若以臣言爲非而以執中爲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來臣孤危朴忠不知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觀覽則臣之言是與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臣無任昧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論久旱乞行雩祀 四月二十日

臣竊見自去冬今春夏已來京東河北連接畿甸不

雨既久麥苗焦死物價涌貴秋田復無所望流民饑
殍充滿道路亢旱已甚疫癘漸典人心徬徨憂畏不
寧臣愚伏望陛下憫玆元元特賜聖旨下有司依古
雩祀之法并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四瀆分命臣僚精
加祈禱下修人事上應天心庶幾早降雨澤變沴氣
爲和氣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浙郡五月八日

臣本以疎愚誤蒙甄采耳目之任圖力報于主恩肝
膽盡被覬死輸于臣節不敢避權豪之盛不敢逃刑

禍之來毎念忠言之深曷虞狂態之發然而對非之下不足取蒭蕘之賤不足收于憲署之風無所增于朝廷之政無所益且鉗口結舌豈臣一日之忍爲而尸祿素餐在臣終身之可愧不慕君子之易退實妨賢者之後來伏惟陛下天符至仁日不私照恕臣不職之罪察臣無他之心假之一麾俾去二浙以適山野之性以便松楸之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惠干冐旒扆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待罪屛營之至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人吏犯贓 五月初十日

臣竊聞三司副使李參發摘手分等臧落條貫枉法取受容人財物支出官錢不少見係府司勘鞫伏緣方今財用匱乏日益不易三司掌天下利柄人吏公然作過上下蒙昧隱盜官物其因事發覺者百無一二若不盡情窮究何由革去欺弊今來獄事未畢李參又係差出其餘三司官員多有干礙務欲小了則勘司誰肯執守臣愚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上件公事移司別行根勘或乞專委開封府一面依公推鞫結絕所貴姦贓得情法不屈撓移送開封府重勘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賍珠（五月十一日）

臣昨彈奏潭州官員違條虧價分買身死客人戢舜中真珠不公事件蒙下湖南提刑司行遣今竊知孫差郴州通判成文基取勘結案申奏全然鹵莽不圓除勘到鈐轄宋定運判李章知益陽縣左振分買外有走馬藍惟永監稅趙寅判官黃宋卿郎未見歸着今來外議皆以謂潭州官員買珠子自李章等人人各只分得十二三兩已下因甚獨有左振一名買及三十四兩却不見知州任顓元買數目必慮任顓發

初只作左振名目收買今來事發之後左振爲任顯
有卑辟之恩便乃一面承認又湖南勘司並不根究
元初潭州低估真珠價例情弊況戢子喬陳狀父舜
中元于廣州用錢一千餘貫貿到上件珠子只自廣
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須兩倍其潭州只估作四萬
二千餘貫俱是當職官員分買若果是珠價不虧官
司因何並無本處公人百姓買得一星一兩顯見大
段虧損官錢事理明白今湖南勘司略不申明重行
估贓定罪便即依違結絕兼聞去年十月中于潭州

先取到官員名下所買真珠四十三兩並皆圓熟奇好況有罪之人未經勘斷即不知三司使王拱辰便將上件珠子非次牒送入內供奉廖浩然進呈御前留住上玷聖主恭儉之德遂致今來湖南勘司一向希旨中罷又無元珠估贓定罪此固無他蓋拱辰爲見藍惟永是入內都知之子李章是宰臣陳執中之婿結託權要棄公循私陰爲貪猥之地以紊朝廷之法誣罔公方中外嗟駭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聖旨指揮取問拱辰何故將未經勘斷罪人贓珠先次進納

情由因依然後自朝中別選差清强臣僚置院勘劾潭州官員買珠的實緣繇案狀計贓議罪雖經赦宥乞不原免或乞出自宸斷特賜酌情貶黜施行以戒天下黷貨之人以勸天下潔身之士如此則廉夫勉而貪夫懼也送審刑院

奏狀乞檢會前狀乞浙郡五月十五日

臣近嘗浼黷天威陳乞外任差遣至今多日未聞俞旨朝夕俟命如履氷谷載念臣品迹疎遠姿性蠢愚若夫盡忠立朝則雖死可也必令噤口廢職則厚顏

安乎進非宜退得宜實公議之見迫舍無益就有益乃臣分之當然臣備員憲臺僅及周稔狂瞽之說屢干宸聽言不切至不能感寤上意識不通敏不能裨補聖時不能退一姦諛之人不能進一賢善之士問臣之職則號爲臺官責臣事業則于朝廷無毫髮之益尸祿誉耻日甚一日雖陛下至仁大度不即進臣之罪逐臣于遠方以謝天下而臣施何面目尚復苟容以見中外士大夫哉若陛下允臣所請賜臣一郡則臣雖至愚尚得勉勵駑緩使千里按堵遠俗不失

其所臣之區區不敢自謂無益于朝廷也臣詳思之

陛下用臣于風憲之無益不若俾臣外補爲有益也較然矣伏惟

陛下堯舜其心恕臣罪戾欲望簡會臣前狀乞兩浙一知州差遣早賜

聖旨指揮臣亦得以省先墓聚孤遺死生幸甚臣無任惶懼激切屛營之至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五月二十一日

臣素無時才猥中臺選徒尸廩祿何益朝廷煩言已多公議弗許兩陳奏牘期得遠邦葢出私誠固非飾許重念臣松楸感愴久越去于故鄉兄弟孤遺尚寄

居于他族未嘗允請深不遑寧伏望陛下體臣窮危察臣懇迫使犬馬之微不失所則乾坤之惠何敢忘臣所乞兩浙一知州任使早賜聖旨指揮干浼天聽臣無任俟命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引詔書再論陳執中 五月二十八日

臣伏覩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于至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爲忠義孰爲姦邪孰爲賢正孰爲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欲別白眞僞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

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德音丁寧遽然
下詔令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
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
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其忠
義其姦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
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
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聖守基業僅百年祖
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
不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

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是乖繆身爲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昻然復入中書殊無廉耻不恤人言身爲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已曾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勑戒之矣若言之無

不當者願陛下聽之于不疑斷之于不惑其朋附執中之人排觧熒惑之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亦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罷免陳執中六月初一日

臣竊以宰相之任賞罰二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人當世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不附會而迎承之

宰相有罪惡彰露跡狀狠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抨
彈天子不得聞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下之勢危
矣昨以宰臣陳執中狠愎昏暗詆誣欺罔破壞禮法
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
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
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
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爲罪雖伏斧鑕
不足償其黙黙也伏望陛下納忠藎讜直之言闢姦
佞熒惑之說特賜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

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福蒙生民臣無任
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乞勿令歐陽修去職 六月三日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爲
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
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
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
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
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

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荊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旣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援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旣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焉致之然也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于今勿使修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詔修黯絳令依舊供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六月八日

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幾二十人道塗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伏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絕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義也詔令止岳親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六月十七日

臣伏以宣徽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有勳勞者所除之職近侍之臣未嘗輕授又況無功有罪如王拱辰者乎拱辰前知并州姑息兵士民心不安與僚屬褻狎復僥求恩命又近充虜使多言生事醉酒作詩違禮辱命充三司使舉豪民賍吏附結中官進納罪人未估真珠庇蓋司属枉法重罪纖邪巧進人人盡知風憲累曾抨彈中外日望廢黜朝廷奈何不責其無功不正其有罪忽然乎除使額何以激勸縉紳伏自日近陛下獨奮宸斷差除臣僚外議無不稱

頌聖政之美唯是拱辰一名拜宣徽使判并州但有口者皆云未當臣愚伏望睿旨特賜指揮奪免拱辰新命別與一散郡差遣俾退而思過則公論大協

奏劄乞早賜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六月二十一日

臣近彈奏王拱辰授宣徽使判并州不當未蒙指揮施行夫名器假人則重朝廷之過賞罰不中則輕人主之權拱辰之爲人天下知其姦佞昔嘗託走馬內臣倖求霞帔之命因親情薛氏乞內降佳京恩澤舊掌計司以舉豪民鄭旭得罪被黜前任并帥與僚屬

猥褻無狀代還自去年授尚書左丞充三司使至今纔及八九月未聞尺寸勞効乃有無限愆過其間迹狀尤著者入國一事大辱君命中路赴餞宋選筵會醉中吟垂惡詩篇既當虜主彈胡琴送酒之禮又有兄弟傳位之語乃云用間夷狄飾非矯詐無所不至至于計會廖皓然進納未斷死客真珠庇葢三司人吏丘岳枉法重罪舉犯贓張可久監萬盈倉人言已喧不自引咎避職却將三司合舉官監當去處盡底乞送審官差除令外議以謂拱辰之罪狼藉如此朝

廷固宜奪去左丞之官降出不齒以戒勵中外奈何
復除宣徽使再判并州道塗喧譁天下驚怪臣愚復
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只如前日陛下獨斷命相并
差除近臣自縉紳至流俗頌詠陛下仁明剛健之德
其聲朝出大庭夕滿四海蓋以爲至公至當只是拱
辰一命卽大以爲不然前所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
不得不取以爲信也伏望陛下勿聽左右熒惑抹解
之說早賜聖旨奪免拱辰宣徽使仍別與一差遣使
群言稍息則聖政益新也臣無任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命 六月十五日

臣近累次彈奏王拱辰乞正其罪并寢奪恩命郤聞改判永興軍仍舊宣徽使中外喧喧莫不憤嘆緣拱辰先所臨涖未嘗立微功凡所趨向唯是作顯過貪官急進不識廉耻朋附權要昵狎小人天下知拱辰姦邪可誅而朝廷用之不衰天下指拱辰罪戾為可廢而朝廷擢之不次賞罰如此顛倒善惡何由激勸又況宣徽使自祖宗朝班在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之
上至道中方命次其下乃只置兩員皆以有勳德名

臣充之唯近年張堯佐用內戚恩幸以授亦曾先作節度使盖初奪而後與清論猶或非之今拱辰非勳非戚加之過惡彰灼外議薄之而又甚于堯佐矣拱辰不復堅讓遂欲攘竊以去既重拱辰之罪朝廷不復奪免遂開僥倖之路又彰朝廷之失授受之際二俱不可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英斷追還拱辰宣徽使新命無使人言不息上累聰明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再乞追寢王拱辰宣徽使新命 七月二日

臣等官忝御史當侍言之地覩朝廷有大除拜倒置

失次前後彈奏未嘗允從臣等若因而默默寘朝廷於闕失則辜負陛下任使之意宜得失職之罪今是以不避斧鑕而三凂黷宸聽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重權陟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趨向莫非姦邪自虜庭使廻罪狀居首吳奎輩例皆貶降唯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謂陛下至公必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庇之拱辰惡不被刑幽不被黜人心悒悒至今未平奈何紛紜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極言非宜朝廷止爲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辰

不避羞耻而當之陰竊營求月急辭謝章疏論列不
已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謂陛下至公必不私拱
辰而執政臣僚極力私之拱辰無善授賞不明而陛
萬口一語皆云不當緣宣徽使職名太重非曾任兩
府有勲績者不宜輕付何况拱辰轉尚書左丞充三
司使纔及半年無勞効有罪惡輙敢當此繆恩乎破
祖宗之例不可一也損朝廷之體不可二也開僥倖
之路不可三也拱辰授一宣徽使犯三不可陛下何
惜不追奪拱辰之職而使國家之重權人主之大柄

不爲執政臣僚所竊弄也臣等爲陛下惜之伏望聖
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新命中外幸甚

奏狀乞罷內臣閻士良帶御器械 七月三日

臣等竊聞內臣閻士良已得指揮帶御器械伏覩前
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
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
選充押班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爲得宜蓋欲
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閤之寄院常參
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

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敘遷押班須是自御藥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況士良爲性狡黠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寄院殊無執守首奚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人詔罷士良帶御器械

奏狀再乞追奪王拱辰宣徽使十月四日

臣等近以王拱辰拜宣徽使判并州又移判永興軍累次具狀彈奏乞落宣徽使別與一職名未嘗施行

竊以宣徽使兩府之任也非有殊勳安得除拜臣等不敢遠引體例只以富弼言之弼自樞密副使出知藩郡盤桓數任行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又遷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并州如弼之宣力又出自樞密府恩命遲回尚是如此今拱辰適是有罪之人朝廷未加黜責而非次驟進實害公議又拱辰昨入虜境醉酒吟詩賓主褻狎豈不爲虜人之笑今之還都翻有此命傳諸鄰國將謂我朝大臣悉如拱辰者適足取夷狄之輕伏望陛下惜朝廷賞善罰

惡之體塞臣下纖邪僥倖之路特發聖意斷於無疑

追拱辰宣徽之名則中外幸甚詔王拱辰降授端明殿學士兼侍讀知永興軍

奏狀乞寢罷酬奬監修開先殿官員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頃歲創造開先殿當時勾當官員使臣例與遷轉資序頗爲僥倖曾未十載即又摧損豈惟國用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再行修葺畢工竊聞監修之官復欲希求陞進朝廷豈宜不顧前失苟爲曲從捨罪推恩奬事滋長臣愚伏望聖旨指揮但係近來

監收之人所乞酧獎恩例一切特賜寢罷或乞量行賜與錢帛之屬亦足示優寵以補微効也

奏狀乞寢罷內臣修築汴堤 八月一日

臣竊聞有內臣擘畫奏請于在京汴河兩畔增築堤崖大段高濶以防決溢之患見下三司相度并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入作濠寨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沿汴兩邉居民戶口非常驚動搔擾日夕洶洶其貧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毀民之屋則我輩離散狼狽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吏緣爲姦無[illegible]不至夫河防爲害須順其情性在先朝時歲歲開[illegible]浚深通行後數十年泥滓漲淤官司因循以役民[illegible]重困監轄僥倖以省工得恩澤令汴河之底比于[illegible]昔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累年不起今却視通衢其堤高下已與居民簷廡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築之邪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毎年開淘不輟使水性就下汴底深濬則灼然無横流之虞京師溝渠積滯因而使可流布通泄設若不順水性暫圖苟安其築愈高

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民重遷之嗟伏望陛下宸斷早賜聖旨指揮直行寢罷無使相度官吏尚持兩端猶豫之說而干係司局得以誅求計會爲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固邦體也特罷堤岸

奏狀乞罷蕭汝礪詳議官八月三日

臣等竊見秘書丞蕭汝礪近舉充審刑院詳議官竊緣汝礪前來充大理寺詳斷官纔轉京官後即請假歸吉州僅及一年回來並不折除在假月日却便換作檢法官今來審刑詳議官蘇寀滿闕係三月中[illegible]

舉官充替本院遲留直候汝礪轉朝官并大理寺[illegible]
欲滿任至七月中方乃奏舉替蘇寀員闕僥倖之甚
公論喧然兼汝礪本家日近營起樓閣多畜妓樂延
接權要子弟昨自今春以來外議卽云詳議官蘇寀
之闕本院不別舉人必須候汝礪升朝消檢法年滿
方行奏薦今既果如所料卽汝礪請求結託之跡愈
更明白臣等伏望朝廷指揮罷汝礪詳議官之命令
本院別行公舉以塞浮競僥倖之路詔汝礪依前通判徽州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追奪官資八月二十

一日

臣等近准樞密院劄子指揮下臺追奪周永正爭義男公事臣等已酌詳情狀係周永正年五歲時有親伯許榮及引領人李謙等抱覔與周美爲義男收養分明乞行改正永正本姓并追奪官資家財申奏去訖臣等今再詳案內事件元係周永清進狀乞情願分家財一半與永正旣永正明是義男其永清豈肯更與貲產蓋永清被永正兇橫攪擾聚首不得以至并自己義男悉皆首露酌其本意豈是情願但永清

不獲已而言也又永正一次走入妻兄入內供奉官
任克明骨肉車子內被克明陳論據此永正乃是入
內都知任守忠之壻今來官司勘斷各有顏情遂使
開封府斷永正之罪正作義男從凡人踰濫之科所
有官資家財又却如親子之法並不追奪始終乖異
豈公家一定之制又周美以義男爲親男奏官自是
欺罔朝廷妄冒傺貫今來彰敗被奏之人豈有不行
奪削之理又永正於周美有自小鞠養之恩作子奏
薦累授官資周美既亾未知所生以父成服而乃覷

去穣經着抨金衣服賣父靈前金帶去倡家踰濫諸
雜使用傷教害義禮法不容及兇惡狠暴累作過犯
雖朝廷指揮特從寬貶猶未塞責今令歸認本姓巳
是寬假伏乞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爲允公
義稍平 詔追奪周永正出身歷任文字除名

奏狀乞定奪李熈輔該與不該牽復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熈輔頃任利州路轉運使日
非理挾情摘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知商州到商州
又窘拾知洛南縣席汝言不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

熈輔情理巨蠹乞不原赦奉聖旨差官充替熈輔到闕赴審官院本院已榜示令入監當差遣近知熈輔進狀却更理會未充替以前酬奬事件今來竊聞得指揮與堂除知州差遣况熈輔爲性狠愎累任有過朝廷已行充替到京踰年未授監當閒一旦無故便即直與牽復况堂除名目已是一重恩例復更與知州差遣以此外議不允今欲乞指揮將熈輔元犯充替一宗文字送有司依公定奪該與不該牽復堂除知州任使以示公朝賞罰黜陟之不濫也詔李熈輔本處知州

奏狀乞寢罷李克忠充國信副使九月十一日

臣等伏聞已差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克忠充正旦北朝國信副使外議皆謂克忠前後轉官差遣累由內降本無才幹惟冀僥倖今其出使疆外深恐敗事如向時王士全輩之比則玷辱君命悔不可追況今虜主新立人情未安專對之臣愈宜精選無使更往生事貽朝廷憂臣等伏望聖斷指揮寢罷克忠入國之命別賜改差了事武臣一員前去充使仍乞聖旨丁寧今後所差北使並須選擇上以副天聖元年之

著令下以叶中外之公議（詔李克忠罷入國之命）

奏狀乞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古之先見聖人所以知幾預備不虞治世圖而無悔朝廷之設外禦帥府之握重兵不惟用政術以安吾民抑亦修武事以制他寇苟曰稱職則一方何憂或非得人則爲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州各帶安撫使其地控山並海兵民一有失所易爲作過近年悉差兩制及前兩府臣僚以鎮撫之今曹佾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素匪勳舊俱緣戚里威名

未著勢力且輕萬一屬部有不測事宜則人心動揺何所倚頼兼亦曾有臺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旨特賜檢會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使兩制以上臣僚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預備之一端也

奏劄乞立定規除宣徽使并節度使九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徽使頗爲煩數竊以二者使額在唐李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則授與艱難職任絶優事權實重臣僚設非勳舊名器安可

輕假謂宜任重賞格得以關防倖門須有定規庶
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并節度使內文臣須
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爲人推服武臣須
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
是兩員至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愼惜豈宜輕
議嘗聞太祖皇帝朝命曹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雖
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職平時無
故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爲貴四方向
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人爲陛下制

變禦侮立功立事當此之際朝廷行爵賞恩賚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久遠之制須今日思之重之惜之不可不慎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議定執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賞則中外幸甚 詔令復兩府執守施行

奏狀乞釋傅卞罪 十月十日

臣伏見國子博士傅卞近因所乘馬驚逸衝冒禁衛係憲臺劾鞫法寺議讞次竊緣卞經明行修士譽推服今其所犯衆知詿誤書曰眚災肆赦易曰赦過[illegible]

罪此皆聖賢用忠恕之道以謂凡人孽非自作以過
誤而獲累者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堯
舜其心凡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欲乞聖旨指揮明
卞之誤釋卞之罪申恩屈法則涵容廣大之德日益
隆盛也詔傅卞罰銅八斤理爲公罪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十月十六日

臣等竊見西京左藏庫副使馬慶長自知寧州得替
又授知德順軍竊緣德順軍廣有職田已爲優便今
來又差充接伴副使重疊僥倖風聞本人曾約馬二

匹與樞密使王德用男咸融得此差遣中外竊議憤
憤不平方今朝廷清明聖上求治德用樞府大臣首
亂大法政以賄成刑平無私乞寘常憲

奏狀論俞希孟別與差遣

臣等伏覩再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孟早白
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畧舉一二事衆所
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朝故事內臣不得遷止
刺史巳上官資王守忠意望節旄知物議未允旣爲
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

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望朝廷聽從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不恤朝廷大體輒敢上言稱恩命已行仍乞後人不得爲例忽祖宗之久制取官者之歡心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衆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起居辭見對君父失儀尚當矜恕不作遺闕豈爲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爲過犯此皆憸邪迹狀明白兼後來因全臺上殿奏事

陛下親發德音面責希孟不踰兩月自言事臺官除爲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咸謂朝廷公明忠邪判别今却自府判除充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望將謂朝廷故用此私邪之人況本人資性已定不改前非陰巧蔽欺熒惑朝聽所損不細況國家置御史臺盖欲執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士同心協力維持綱紀以重朝廷又陛下精擇輔相以求至治必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豈宜風憲之司雜用姦邪之輩又言事御史舊雖一員自來多是止除一員或亦

全闕今來每遇雖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闕事所有希孟伏乞聖旨指揮別與一差遣降禮部員外郎荆湖南漕

奏狀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典刑十月十七日

臣等已具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遂差慶長知德順軍繫廣有職田之處未赴任間又差慶長充接伴副使有此不公事狀至今未蒙施行切緣近差李克忠充入國副使不當臣等亦嘗抨奏係樞密院尋已差替今慶長依舊接伴道塗喧沸以謂至公之朝屈法容姦未正其罪今若具令慶長接

伴動經百日方還則是使用賂彰敗有罪之人從容往迴得以逗遛持久以緩其事因而苟免則何以激勸中外臣僚臣等伏乞特賜指揮以慶長等罪狀速正典刑所有接伴副使早賜差人替換前去

奏狀乞檢會牽復方龜年官資 十一月八日

臣伏以法者天下之平一不平則無以示人至公也竊見方龜年前知江寧府江寧縣日因公事得罪奪殿中丞一官勒停凡六七年累經赦宥近以叙用始復初等職官再授大理評事常制既巳失中人情終

是未平如近年趙植程初各緣罪犯追太常博士停任該赦叙理俱復殿中丞以龜年較之事似一體而推恩頓殊龜年在場屋時一日十賦登科後嘗撰邊策陣圖累有大臣舉奏稱其事業可采偶緣譴累本非贓私遂此沉抑深足矜憫伏望聖旨指揮檢會趙植程初等特賜牽復龜年一合入官資亦以示用法之平也

奏狀乞罷免王德用 十一月十一日

臣竊見樞密使王德用貪墨爲性老而無厭凡所差

除多涉私徇加之羸病拜起艱難雖朝廷用包荒之
恩而樞府豈養疾之地方今北虜多事來使旁午非
久悉到見德用尩怯如此不惟示中朝委任之弱亦
自取外夷指目之輕損國威靈無甚于是兼德用男
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道途日益喧傳事連差除顯
見情弊朝廷尚未窮劾邦典豈宜寬弛伏望陛下特
賜聖旨先且罷免德用重任自出宸斷愼選賢正有
德望臣僚充樞密使俾中外取重夷狄畏威然後正
咸融慶長等之罪示法行不私也

卷終

趙清獻公集卷之三

奏議

奏狀乞移勘丘岳李先受贓等事十一月十八日

臣昨將彈奏三司人吏枉法受贓支官錢與客人公事蒙三司府司移送開封府斷令來軍巡院復即公行賄賂縱放罪人蒙昧朝廷喧騰道路丘岳李先等事已彰敗竊聞又下本府推勘未爲允當緣三司并開封府官吏俱涉干礙今若准舊行遣終有不盡情弊伏乞聖旨指揮特賜選差清强官員或下御史臺

盡公勘鞫免使姦贓舞文出入人罪

奏狀乞別路差官取勘徐仲謀 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等風聞湖南桂陽監使徐仲謀與本路轉運使王正臣平有奏陳興搆刑獄經今半年有餘尚未結絕追埒禁繫吏民受獘從可知矣雖桂陽監合係本路監司按察官王正臣奏稱徐仲謀罪狀分明竊緣仲謀累有申訴稱始因本監收勘縣令胥世程罪犯王世臣曾有私書庇護不能徇從至有捃拾勸罷本監公事一面追勾就獄仲謀相繼奏論朝廷却令依舊

骨勾顯有上件因依今來雖委提刑司差官推勘前攝仲謀下獄其如本路提轉職司一體所差勘官俱在轄下終涉嫌疑或致寃抑欲乞朝廷詳察特降指揮下別路差官取勘所貴息絕詞訟仰江西路差不干碍官就湖南取勘

奏狀乞裁減停罷修造寺院宮觀十二月三日

臣竊以邦財匱乏之民力疲敝土木工役歲無虛月伏見京師寺宇宮觀營造連年始云購募民間終亦取辦官府其監修官吏惟務增廣間架窮極奢侈貪功冒賞以爲已利今醴泉觀將已畢工更添創獻殿一

座又慈孝殿鴟吻損動復議自新起蓋至於洪福寺
屋宇典國寺經藏開寶寺佛塔等處紛紛營建競相
誇尚只如昨者開先殿止換二柱尚已費官錢十萬
餘貫今來諸寺觀營建衆多如此侵耗帑藏不知紀
極且國家財用糜費如戎狄多事河流未平官冗兵
衆是皆仰給縣官一出于民力而不得已者也其不
急之務無益之役復不能制之則傷財害民朝廷有
不節之嗟矣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應在京寺院宮觀
見役土木一切早賜裁減停罷內慈孝寺殿損動去

處只乞量與修補無使貪功冒賞之計得行致國家
浮費日廣而用不易也送三司施行

奏狀乞寢罷奉宸庫估賣物色十一月十三日

臣竊聞巳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繫朝廷寶秘之物今一旦卽行估賣深損國家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況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省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

內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爲國惜體所是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奏狀乞勘鞫王咸融納馬慶長馬 十二月十六日

臣近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遂與慶長連併優便差遣等事至今未蒙施行伏惟陛下至公之心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之無私也奈何使朝廷威福之柄爲貪夫攫歛之資視陽[illegible]如閭閻以官爵同商賈臺諫抨舉事已彰敗多日尚

乃寢而不問今夫外臣小官受一錢以贓名罪則終身湮沇天下所不齒豈容樞密使之家公行賄賂賣恩爵賞喧沸如此而不行窮劾以正國家之典刑乎今馬慶長等見在京師伏望聖斷早賜指揮鞫罪行法亦所以警懼貪猥之人庶幾中外清肅也

奏劄論王德用乞正其罪

臣職有言責不避煩凂宸聰累曾彈奏王德用乞正其罪而罷黜之至今未賜施行中外所共驚嘆况德用素非勲勞濫冠樞席全無補報止務貪惏漏盡鐘

鳴不顧羞辱因男咸融納馬慶長之馬輙以優幸差遣酬之融恩貿賞意輕朝廷此而可恕孰不可恕伏望陛下英斷特賜指揮置之詔獄正以典刑則祖宗天下之大法不爲庸人屈也

奏狀乞許文彥博程戡避親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臣竊以輔弼疑丞所宜協力共濟謀猷獻替須藉至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書者天下瞻望之地苟非執政大臣同心同德則何以上副聖主焦勞求治欲元元見太平之意也伏見宰臣文彥博與

參知政事程戡是兒女正親家俱曾陳乞廻避未蒙
聖旨允許然以公朝無疑誠於事體不便且人情豈
遠機務實繁矧當鈞衡聯比姻婭一議或異則必生
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黨與之謗臨事同異兩
難處之今夫一郡一縣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必使易
地又况中書執天下刑賞之柄繫天下休戚之本日
有議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爲嫌乎臣伏望陛
下特賜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廻避則中外無有間
言也

奏狀乞寢罷錢延年待制之命

臣等竊聞張擇行授戶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兗州仙源觀事欲除錢延年爲天章閣待制必是朝廷以擇行內閣之闕用延年以補之竊以待制之官始置二員今處中外已十五員矣侍從之間不爲乏人縱罷擇行之職何用補爲延年庸猥無狀衆所共知狡賤華要且非朝廷澄清百僚之意將何以爲薦紳之勸若謂預有指揮則著例甚明不當引用伏乞陛下特從公議寢罷延年待制之命

詔錢延年與轉修撰

奏狀乞併甲磨勘選人 三月九日

臣伏覩日近繫中書樞密院審官三班等處臣僚磨勘遷轉者並已依例施行外唯有流內銓訴磨勘改京朝官選人新舊一百餘員住京各已日久至今未蒙指揮困躓旅瑣深屬不易臣愚伏望聖慈矜惻早賜朝旨許令流內銓併甲磨勘引對免致選人留滯失所 下銓司併甲引見

奏狀乞頒下減省奏薦恩澤 閏三月七日

臣昨覩聖旨以減省奏薦子孫親戚恩澤事下兩制

及臺諫官定奪尋已具條件聞奏竊聞再下中書密院重行詳定至今多日未降指揮伏緣聖節在近中外臣僚未知定制必是各依常年體例奏薦實爲僥倖況此一事乃澄汰濫官之本原也當聖明之世或不能決行則因循之弊久而寖深朝廷紀綱日益弛廢伏乞聖旨指揮早賜頒下所貴釐革冗員自今歲始（下兩府減省任子恩例）

奏狀乞發遣荊南舉留王逵諸色人歸本貫（閏三月十八日）

臣竊聞有荆南府進士僧道公人百姓劉宗正等百餘人詣闕進狀稱王逵政美舉留滿任三年竊緣王逵爲性苛虐所至害民豈於彼州獨有異政若非恐懼威暴敦諭使然安肯越二十驛程跋履艱阻而至是也原其遠民之情葢不獲巳臣伏望特降聖旨指揮其荆南府見在京留王逵諸色等人下開封府發遣令歸本貫庶使天下知朝廷至明不爲憸人上惑天聽兼况素有著令誡約分明乞賜指揮舉行舊條告示中外

奏狀乞寢李淑充翰林學士指揮

臣等竊聞除李淑充翰林學士中外聞之無不驚駭竊以淑知開封府日醜行彰聞及在鄭州又作詩怨刺辭涉烈祖洎朝廷黜知南京却以侍親爲名不肯前去累經臺諫論列葢以其資性陰邪不協群議况內制之任不止專掌文翰兼朝廷大用多由此選豈可以陰邪之人再充此職伏乞檢會歐陽修包拯等前來論奏事狀特降聖旨指揮寢罷淑今來除命且見今翰林學士自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鈌人

奏狀再論李淑

臣等伏覩李淑充翰林學士不當遂具狀彈奏未蒙
朝廷指揮施行竊以淑踪跡乖濫及知開封府昵近
小吏劉青醜聲流聞故士大夫恥言其名字此乃淑
之穢行也作詩刺譏朝廷乃有門外倒戈之句言涉
烈祖此淑之大不忠也出知南京以養親辭避自合
家居旣而依舊居職此淑之不孝也臣等固不敢一
一條陳上黷聖聽如此等事臺諫累次上言陛下稔
熟知之寛其嚴誅使未廢棄恩巳厚矣詞禁最爲近

密安可使不忠不孝醜穢陰邪之人復踐其職伏望
早降聖旨指揮追還恩命以厭天下清議

奏狀再乞追罷李淑

臣等伏覩再除李淑充翰林學士兩次具狀彈奏未
蒙施行臣等竊所未諭況淑之醜穢前後累經臣僚
論列已奪是職豈可復居此官又淑之陰邪天下共
知在於聖人亦稔熟聞聽無足疑者似此除拜必是
輔相進擬豈有明知姦邪復欲擢用但恐沮勸之道
廢矣況聖心求治內制之選職在禁近或備顧問必

可用此等色人臣等並蒙聖恩擢在言職各有愛君
之心豈有樂聞時政之闕再三煩黷聖聽蓋進用匪
人實害大政不敢不言伏望出自聖衷特賜追罷淑
翰林學士自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闕事伏乞更不
除人

奏狀再乞寢李淑恩命

臣等三次具狀彈奏李淑再充翰林學士不當未蒙
施行伏慮朝廷以臣等所言李淑不忠不孝爲行乖
惡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之臣不采中外公議曲爲

蓋庇不即別白於陛下之前使淑之恩命遂非而不改只如知開封府時醜穢事跡播於聞聽在鄭州作詩諷詠前朝語涉烈祖以養親爲名辭避外宮却居內職此前來諫官及臣等今來累次論列分明若此等事罪不容誅陛下寬仁恩恕未加竄殛尚居經筵猶未允清議豈可更復翰林學士之命如淑自茲進用竊恐姦邪路開小人類進賊賢害政不爲朝廷之福伏乞特降聖旨早賜寢罷淑所授恩命詔罷李淑翰林學士

奏狀乞候今冬六塔河隄並無疎虞方許酬賞

臣竊聞商湖口已用土閉塞河流全入六塔通行外議以爲自今水勢尚小固無所憂若向去磬山水下并夏秋霖潦暴漲則慮隄防未平别有衝溢所是見今句當六塔河一行官吏等如有合該恩命酬賞欲乞聖旨猶准直候今年初冬已前沿河隄防並無疎虞然後依例施行所貴人人肯盡心力提轄防護亦以示朝廷不濫賞而見成功也

奏狀乞貶黜李仲昌張懷恩等 四月初一日

臣伏覩今春朝廷指揮商湖北流口候至秋冬閉塞

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稟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一日之內果卽衝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没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敝道途驚嗟豈非意在急功力覬恩賞失計敗事罪將誰歸臣愚伏望陛下特賜宸斷指揮其仲昌懷恩及應管句臣僚使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誡後來之妄作

奏狀乞牽復李士勳舊官　四月十一日

臣竊見內殿丞制閤門袛候李士勳昨江東同提刑

日以病去官不曾親被詔旨因此赴闕後時降授東頭供奉官又已經刑部定奪至今未蒙施行緣士勳得疾有狀黜官無辜母老家貧衆所共惜伏望聖旨指揮特賜牽復士勳舊官使朝廷刑罰不濫則忠善知勸矣

奏狀再乞罷免王德用

臣昨累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後挾私差遣事經涉半年至今未蒙朝廷施行夫刑罰者人主取天下之柄持之使平則中外畏威而民服從未

有官尊職重而貪贓敗露如王德用者遂屈法而不問之耶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前來所彈德用章奏早賜正其罪而罷免之并咸融慶長並從降黜以副天下公議

奏狀乞正王德用罪名貶黜 五月三日

臣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貪惏挾私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偏與優等差遣人情不平外議喧沸乞正其罪所冀於治朝行公法不爲德用私而屈之也至今多日未蒙指揮且德用結託權要贓汚暴聞拜跪艱

難失人臣禮當職議論語同徘優動勞素無負秉茲久臣愚伏望陛下采之公議斷在勿疑以臣前後所上章奏命政事府果決施行正德用等罪名嚴賜貶黜然後別擇賢才入冠樞府使夷夏畏服朝廷尊嚴天下不勝幸甚

奏狀乞官員身故孤遺骨肉依在日資序撥船乘載　五月七日

臣伏覩近降條貫移替赴任官員使臣乘坐舟船隻數立法革弊所宜必行然而尚有該說不盡似於人

情未安者唯官員使臣或在任或得替或已赴京闕
或尚在道路有身故者其本家孤遺骨肉若不許乘
船歸鄉里并寄居去處實可矜憐今聞排岸司見拘
收故北京通判屯田員外郎方任與故太常博士吳
溫兩家所乘載孤遺舟船勒歸本岸不放前去况方
吳兩家並是南人去鄉井數千里孤遺各一二十口
留滯覊旅便是失所除二家外似此之類頗多甚傷
和氣天下有禍患急難而仁聖在上正宜拯救哀恤
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應官員使臣身故其孤遺骨

肉並許令依本官在日資序支撥坐船隻數乘載歸
本貫州縣或寄居去處所有在外始初丁憂官員合
歸持服地頭即不是作名出入者亦乞依此施行所
貴物議平允下三司自新定奪條貫

奏劄乞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五月八日令臺

臣等近聞知諫院范鎮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竊以
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官凡所奏陳動關機密自
陛下服藥調適僅將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聞聖體
漸康況中外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之事甚多

若秖上章疏難爲周悉須合面陳伏望聖慈特賜指
揮許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貼黄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秖管錢穀刑獄民事雖
未上殿不至闕事臺諫職業動干機務或有難形
翰墨之事須至上殿口陳伏乞早賜俞允

奏疏言皇嗣未立六月九日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
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去亂以格治救亡以圖存轉
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覩陛下聖體

偶一遠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揺賴宗廟社稷之降靈
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寖康然猶上有謫
見之文迫無虚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天其或
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
明白丁寧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
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
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
之本奈何以天下爲戲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
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譴見

妖言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戰之基業思所以安
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覦斷宸
衷發聖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
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根本深固
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焉伏況
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
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爲且適機會轉禍亂危
亾將然之勢爲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
休哉臣職有言責討無家爲戴陛下之恩極太山之

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干冒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依刑部定奪除落葛閎陞經罪名 六月十二日

臣伏覩先朝所降詔書有刑賞踰制冤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之文所以事有冤濫者言之則臣之職當然默焉則臣之責難逭昨聞御史中丞孫抃奏葛閎知濠州日情狀可恕宣徽使富弼言陞經在西京日贓出非辜朝廷並送刑部尋具奏聞稱據

閱經案款元初大理寺各不合書罪然却引勅節文一命官犯罪經斷遣後如有理雪者三年外更不施行省司不敢除落朝廷因而中能竊緣閱經所犯本是爲人誣搆前日未明白時人猶冤之一旦近臣既已論奏刑部又已辨明朝廷用三年外法以罷之然則人之冤之也又甚於前日矣至如近年王冲楊南仲楊織輩皆以罪廢僅二十年並不問年限只用大臣臺諫官論列俱得除落刑名况閱經亦不是自乞理雪率皆因人奏論較王冲等事體豈復有異臣愚

伏望陛下聖旨指揮檢會刑部所定奪閣經文字許
依王冲等除落罪名則寃濫獲伸副詔書之意郡條
物議咸得允當若以曾係中書不行事涉形跡又送
樞密院施行

奏劄再乞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

臣等昨於五月八日已後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
上殿尋聞巳奉聖旨以臣等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此
葢陛下聖心察臣等愚忠有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
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爲阻過臣

等遂於今月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殿因依
覲宰臣以下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朝廷置臺
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冀日親旒扆上補陛下聰明今
逾半年未有一員得對雖中外急切幾務事繫安危
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等竊謂言路阻絕未
有如今日之甚者伏望陛下早賜英斷指揮中書許
令臺諫之官依例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
煩宸聽 詔許中丞上殿

奏狀論李仲昌等乞改正嚴科 六月十九日

臣昨彈奏李仲昌等不禀制旨不恤人言妄於盛夏之初修閉六塔河口失壞物料重困兵民願正典刑亟加貶黜朝廷且責後効埽約隨又破決急失暴歛河北幾無聊生餘波横流博州首被衝注近覩責降李仲昌張懷恩並充監當李璋蔡挺各移知州轉運使燕度等尚未加罪中外籍籍人情不平皆謂如數年前王建中在河陰只是進約過當致汴流淺澁即時追官勒停又淤黄河隄防泛溢去處官員使臣雖去官者亦例皆充替今仲昌等姦謀辯口誣惑朝廷

邀利急功興起力役爲害不淺敗事已多固宜行竄殛之刑豈復蒙寛宥之誥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其李仲昌張懷恩李璋蔡挺燕度等並從公議改置嚴科謝列城愁怨之民示公朝刑罰之當轉灾沴爲和氣在此舉也

奏狀乞依近降指揮試舉人　六月二十一人

臣竊聞臣僚上言開封府國子監秋試舉人候恭謝禮畢方許就試伏緣朝廷近降指揮取七月鎖院巳行曉示多日見今進士諸科投納家狀約五六千人

又况霖潦之後舍宇頹毁薪粒翔貴舉人嗷嗷日望如期校試早見去留若令直至初冬不惟覊旅貧窘久而不易抑又朝廷命令朝出夕改無以示信於多士深為不便臣愚伏望聖慈許依近降指揮施行無從偏詞曲説以紊彝制而喧群議也詔依近降指揮

奏狀論句畎府界積水搔擾六月二十九日

臣竊聞差京朝官下府界諸縣句畎民田積水逐官手下各領兵士百十人荷鍤馳走村落之間者壯保分紛紜往來民間罹水災之後自救不暇今復重為

搔擾蓋所差之官既非本部其兵士者係緣而爲姦
不當事權難以控制徒致嗟困於事無益臣等欲乞
朝廷指揮府界積水只差本縣官佐專切管句溝畎
并委府界提點司分頭提舉庶使諸縣之民當此水
灾之際不爲官司重困得自營活

奏狀乞追攝晏恩晦勘斷　七月一日

臣伏見晏垂慶冒名授身死兄宗應京官公事已送
府司根勘次竊知垂慶素本愚騃今來悉是其兄殿
中丞恩晦在京納賂啓倖搆架保識官員於書鋪官

司投請文字蒙脉朝廷深慮勘司未見得此情弊臣
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追攝思晦與垂慶一處勘
斷庶兹官冗之際聊以澄究濫源下開封府拘思晦勘結

奏狀乞留胡瑗七月三日

臣竊見國子監直講胡瑗文學德行足爲人師在太
學誨導諸生循循不倦漸劘道藝有益風化去年御
史中丞孫抃曾奏舉瑗堪經筵任用如聞已得指揮
令知瑗陳乞外任若遂得請恐非朝廷惜賢尊道與
學育才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留瑗太學

供職或乞檢會前降指揮用孫抃經筵之舉庶可上
補聖主聰明下使善人知勸也

奏狀乞罷內臣權巡檢 十月八日

臣伏見近以京師霖潦權差內臣班行將帶兵士充裏外城巡檢今來天晴水退人漸安居共諸處地方公事自有元舊巡警官兵使臣縣尉分頭管句不至闕悞所是權巡檢內臣班行伏乞聖旨指揮早賜罷去庶令民間無重煩擾 依奏

奏狀乞每日坐前後殿 七月九日

臣等伏以陛下昨因違豫漸安恐煩視事乃有一日坐前殿次日坐後殿之旨又以伏煩暑雙日不坐隻日間坐前後殿皆一時之權宜非久法也邇來徼凉復只雙日隻日更坐前後殿竊惟春夏之間陛下尚猶服藥故從其請然四方之人不無憂懼今則聖體康寧伏乞宸造依舊每日坐前後殿上以全陛下憂勤之德下以釋四方疑懼之心

奏狀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緡 七月十一日

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教育俊

良以敦厚風俗之爲急也後之苟簡淺末有以庠序議治道者咸以迂闊誚之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宣是猶却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曆初朝廷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緡六七千入學充用是時供生員二百人後來陳旭判監贍養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句已逾三歳纔贍及掌事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以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葢向前所賜田土房緡並却繫國子監拘收占吝近聞吳中復論奏乞依舊還太學至

今多日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緡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惟陛下聰明仁聖凡輔弼臣鄰日欲致君於堯舜今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庶幾哉伏望特賜聖旨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緡給還太學依舊許令修完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漸劘一變至治庶使本朝尊儒重道與學育才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奏狀乞黜罷燕度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竄殛以正典刑近覩中書劄子仲昌等奉聖旨將來經恩並不得復官及差遣雖轉運使燕度元係管句修六塔河并固護埽約明知不便默無一言盱睢隨人終至敗事今仲昌等聊示貶降獨度未蒙黜罷有何顏面尚擁使權公議物情甚未平允臣伏望聖旨指揮蚤賜黜罷燕度職司以慰安河北人心免更生事又以示朝廷用法不私也

奏狀起請科場事件

臣伏覩近降貢舉條貫有該說不盡於事體未便須
至申明者具畫以下項
一條貫試院巡鋪官員兵士等如搜獲舉人懷挾
文字各等第酬奬者然而釐革弊濫此誠爲得
竊恐巡鋪之人利於賞重或自外將帶科場文
字入院或於試院內收拾得遺墜文字當舉人
就試之際妄亂誣執郤稱是搜檢捉獲若柔懦
舉人不能自明便見枉遭殿累深屬不便臣今
啓請欲乞指揮應係巡鋪官員等搜檢得舉人

懷挾文字得實即依條酧賞外如敢自將文字
於試院誣執舉人希求恩賞事發情狀分明者
其所犯之人即科誣告之罪仍委考試所并監
門官員專切覺察

一條貫舉人因懷挾文字者同保人實殿五舉移
動坐位者同保人一例駮放然而申禁不嚴則
不足去弊若遷怒枝蔓則恐傷善人竊緣開封
府國學試院場數不一若舉人同保五七人其
間或分作兩場至三場引試假令第一場有人

懷挾文字移易坐位豈可累及第二第三場中同保之人用法如此如非辜何臣今啓請若舉人就試日懷挾文字移易坐位事發者其間雖同保之人若不是同場入試即不在連坐之限

右謹具如前竊緣見今開封府國學鎖廳三處引試舉人日逼臣之愚見所以塞絕姦倖誣妄之路於朝廷刑罰不使枉濫於場屋事體不至虧損伏望陛下聖慈早賜指揮施行

趙清獻公集卷之三終

清獻公集卷之四

奏議

奏狀乞避知雜御史范鎮八月十五日

臣伏覩差范鎮充知雜御史竊緣臣去年春夏間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爲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等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顯與鎮有上件因依況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雖爲同處臣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除臣浙江一

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臣之幸甚

奏狀乞榜示行禮百官不得移易幕次

臣准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差同沈立提舉恭謝行禮百官酒食臣勘會自來御厨翰林司供辦宿齋百官酒食雖嚴行約束多是不得整齊蓋由官員不依官位赴坐宿齋取便移易幕次呼索喧譁是致難以責其整肅欲乞特降聖旨下御史臺曉示行禮百官至日並須依分定官位幕次赴坐宿齋不得輙自取便移易幕次所貴整肅上副朝廷恭謝之意如敢故

違許御史臺并管勾官司舉劾特行朝典令御史臺特示百官

奏狀再乞避范鎮八月二十六日

臣近爲曾於去年兩次論奏范鎮營救陳執中事上
惑聖聽顯有阿黨柄臣之狀今鎮克知雜御史臣難
爲尚供臺職陳乞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至今多日
未蒙施行伏望聖慈允臣所請蚤賜指揮臣無任瞻
天俟命激切之至

奏狀乞勘驗王道在街坊稱寃

臣竊聞有前孟州河陽縣尉王道自今年五月已來

逐日於京城具公服靴笏每每在街坊民間乞丐錢物稱被州府信讒無罪停廢至今日日市井聚觀道路憫笑或疑其詐作名目或慮其實有冤濫殊無愧恥玷傷士類伏望特降朝旨指揮下開封府勾追勘驗其王道如實係非辜黜官因而與理雪若別無冤枉或一切假僞卽乞斷罪後押送本貫鄉里亦足示

朝廷無冤人也下開封府勘驗

奏狀乞許諸路慶賀章表入遞附奏九月六日

臣竊見天下諸路職司并州府軍凡遇朝廷行慶等

事合具章表稱賀者並差本處職員衙校齋執赴都
進奏院通放至於江淮閩浙川廣諸路多差鄉戶衙
前遠人生疎道路僻遠經涉歲月縻費甚厚深屬不
便以臣愚見應諸路職司州府軍監今後如係進貢
物色許依舊差衙職員齋擎赴闕外如是慶賀表章
並只令入遞附奏頗爲順便伏望聖慈矜恤遠方特
賜指揮付都進奏院遍下諸路告示遵守施行

奏狀論恭謝禮畢恩赦轉官剡度 九月六日

臣等伏覩御札下御史臺恭謝大禮並依南郊體例

施行今聞外議刼皆覬望如明堂之恩竊以明堂之
恩臣僚並轉官童行亦披剃此二者最是朝廷慎重
之事况今官冗而濫僧道蠶食至衆切慮比來恭謝
禮畢恩赦議及文武官僚轉官及童行剃度等事伏
望陛下特賜宸斷並只依南郊體例施行又况比年
赦宥頻數當議裁損則天下幸甚　依奏

奏狀乞追還內降指揮

臣
　昨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修河敗事
乞重行貶黜雖朝廷量與責降然亦未快羣議陛下

采收下情憫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典刑宜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付樞密院治之可也奈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劾之遣四內臣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內三出內降文字張皇大獄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爲奏陳令起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詢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用彼臣恐斜封墨勅之弊不足罪於昔

時告密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追還內降之命檢會臺臣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貶竄如此則朝廷綱紀不遂隳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

奏狀乞戒勵嚴慶孫等不肅事 九月十一日

據知班孫希彥申右謹具如前伏緣大禮臣僚齋宿合務嚴恪其虞部員外郎嚴慶孫水部員外郎程嗣立有此故作怠慢至夜却在朝堂門外不就門裏本幕次齋宿顯違朝旨只如初九日有庫部員外郎張

誠慤擅移慕次已曾彈奏至今未蒙施行竊况宿齋
臣僚不少若非特行戒勵必是難得整齊

奏狀乞降指揮內臣入蜀只許住益州十日

臣竊聞去年秋冬間朝廷差內臣益州催唐書又一員下本路轉運司散特支錢各住成都盤桓七十餘日別無公事勾當唯是交易掊克誅求不已依縷金鈒換機杼新樣織造綾羅錦繡至於酒場公人百姓陪備貲財供給饋遺毎一名內臣僅費大錢六七千貫道路嗟惟公私搔動臣體問得東西兩川人稠土

窄賦歛數變民已不易豈宜遣中官頻來久住重爲誅剝臣愚欲望朝廷非次免差內臣入蜀所是舊例合差之人乞降聖旨指揮許令住益州不得過十日如此約束庶幾不甚煩擾以慰存遠人也

奏狀乞止絕川路州軍送遺節酒 十月十三日

臣伏見益梓等路諸州軍每遇時序或隔路或鄰近更互送遺節酒多差衙前急腳子驅逐遞鋪兵士并役使百姓人夫往來絡繹擔擎勞苦州縣騷動嗟嘆之聲不絕道路臣體問得元許造酒州軍自來蓋有

舊例不許醞酒去處並是近年旋起新例只於公人百姓酒場內收買每法酒一㪷民間值大錢一貫已上公使庫只支與一二百文既已虧損價直數倍又齎擎往復無故驅役兵民臣坐觀弊事深屬不便欲乞今後川路州軍自來不許造酒去處並不得隔路或鄰州更互送遺餽酒如違其干係官員並科違制之罪如此則一免大段虧損敗壞公人百姓酒場課利二免枉役遞鋪兵士搔擾州縣人夫所以安存遠方寬貸民力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劄乞檢會張席奏狀相度解鹽嘉祐五年十月十七日

臣訪聞陝西種鹽畦戶歲於河中慶成陝虢解五州軍河東等二十餘縣差人戶充應積年逐戶陪備錢物浩瀚多致破蕩家產去年准赦恩雖權減半差役道路歡快然終是瘡痍未除近有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席累言解池利害只用官錢米收買漫生顆鹽供應得足臣近經陝西詢問耆舊並稱席所起請鹽事官私委實久遠利便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席前後奏狀委制置解鹽臣僚前去相度定奪施行寬恤

民力莫大於此

奏狀論陝西官員占留禁軍有妨教閱

臣近過陝西體問得諸州軍禁旅雖多訓練蓋寡其間至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帥并以次官員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餘人並不預逐日教閱之數上下顧避遞相因循萬一緩急寇警用之禦捍何異驅市人而戰臣竊慮如此弊事非一路欲乞朝廷特賜指揮下諸路敢有官員虛名占留兵級在手下有妨逐日上場教閱者科違制之

罪仍委提刑轉運司臣僚覺察聞奏庶幾軍伍訓練
精熟以備驅策免臨時悞事

奏狀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同唐介 王陶

臣等風聞散直剩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爲名因
緣入内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藉藉以
爲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與妖造姦必僞稱
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迹内
爲亂政之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靜能濫恩既
深顯戮旋被至其甚者權移羣小勢傾朝廷稔成禍

殃延及宮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號爲英主亦以服餌
貽疾取咲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季訓鄭
注訖成甘露之亂皆由依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
姦故也或謂燒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爲寶不當務
此或謂燒鍊丹藥則前世爲藥餌所悞可以爲鑑左
道無赦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益當事之
初理如無害洎爲弊之末禍或從生其董吉伏望聖
慈蚤賜斥逐免致熒惑聖聽鄧保信亦乞戒勵施行

奏狀乞勘劾蕭注

臣竊聞廣西知邕州蕭注貪惏放肆醜惡彰聞貨賂誅求蠻徼騷動提刑李師中論列切至使臣李若愚體量分明或未正邦刑則定生邊患其蕭注伏望聖慈蚤賜指揮下荊南路勘劾施行無令長惡不悛遠方受弊

奏狀論宋庠乞罷免樞密使

臣伏以輔翊之臣豈宜備位樞機之地尤須得人一有乖方爲副求治切見樞密使宋庠措置無狀阿諛不公下情多壅蔽之辭物論有昏沉之刺久處宥密

取輕朝廷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罷免宋庠樞密使之命以叶公議

奏劄再論宋庠

臣近累次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之任未蒙省納竊緣昨以武臣差遣不平屢有詞訴都不接覽待漏院與程戡爭忿諠譁取咲中外戡以平和坐免而庠理固不直方且安然尸素不恤去就人言沸騰又已半稔邇來凡百處事愈更乖方官僚怨嗟頗多臺諫彈奏不已如聞引退未見施行臣愚欲望聖慈蚤賜指

揮罷庠柄任則天下幸甚

奏劄乞檢詳前奏罷免宋庠

臣等近者各具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柄任至今未蒙指揮伏緣庠素乏才謀重以昏耗自專樞務處事乖方變更祖宗以來選用武臣法度以致差任不當衆情怨嗟至有對御稱寃奏牘理訴者中外籍籍以爲非材而復取媚中人超遷重職保持寵祿以固身謀避位廟堂實玷任使伏望聖慈特賜檢詳臣等前奏蚤降指揮罷免庠叶公議

奏狀乞追寢劉保信等恩命

臣竊聞句當御藥院劉保信轉遥郡團練使王世寧以下並遥郡刺史濫恩非次公議頗喧臺諫屢有奏論朝廷終未俞允夫名器之假不慎則僥倖之弊愈多豈聖時所宜爲之願陛下無或忽此臣愚伏望陛下聖慈特賜指揮追寢劉保信等所授新命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移勘韓鐸

臣風聞河中府客人趙志進狀陳論竹木務監官韓

鐸積壓丈尺批斫除折虧損價錢六百餘貫係送開封府取勘至今一百餘日其訴冤客人累月禁繫負罪官屬乃優游在外數四不肯承認顯是本府上下容庇拖延不爲依條結絕遠民無告物論不平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移上件公事下御史臺或差臺官別置院推勘蚤見歸着免至輦轂之下刑獄冤滯有傷和氣

奏狀乞廢罷鹽運司

臣竊見近年置江淮等路鹽運司本司之官係朝廷

選設胥吏兵給其七八十人廨署船舸凡百稱是意
者以上江州軍闕少鹽貨因置發運之權以濟諸郡
之乏今已數歲未見有尤異之効者其實無補於事
也或州軍闕鹽則本司申發運司或支或未支由發
運而不由本司也公文移下或行或不行列郡從發
運而未必從本司也何哉蓋權不均而勢使之然名
不正而都無所濟徒冗長乎其間正如贅疣之爲爾
唯是鹽綱人員兵稍經過到發參辭催督行程如此
等事重爲煩擾但沿河排岸催綱司悉能行之矣臣

愚伏望聖慈指揮其運鹽一司特令廢罷所是應副諸州鹽綱依舊委制置發運司一切責辦使不悞事去冗局之無益亦寬恤之一端也

奏狀乞檢會前奏追奪劉保信等恩命

臣等近以勾當御藥院內臣劉保信等四人暗轉遥郡團練刺史各累具論列乞行寢罷風聞並皆留中未賜施行伏緣先後遺詔罷置上御藥蓋防僥倖進任太速權寵過盛近歲以來無名超擢不出告勑寢成弊法輕用名器廢壞典章甚非聖朝至公之道况

近日知制誥楊畋等封還劉永年李珣等轉官詞頭
亦爲無功濫有遷拜已蒙朝廷追奪今來保信等恩
命尤爲僭濫獨未寢罷內外㒷法物論不平伏望聖
慈發賜指揮檢會臣等前後奏狀劄子降付中書施
行

奏劄論經筵及御製宸翰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
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
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

海將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爾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忘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亾臣愚以爲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亾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開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

天子翰墨眞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
左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碑名挽詞佛牓僧號或上
求御製或仰覬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
陛下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秘奎
璧之彩慎重命賜杜絕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明朝
廷中外莫大幸也二者唯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
切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乞追奪鄭戩所授京官

臣竊聞樞密院酬獎特停選人鄭戩改授大理寺丞

以其未勒停前掩殺夷人勞績不唯正違流內銓條
貫兼又臣前任梓州路轉運使日訪聞鄭戩先在渭
并監所殺夷僚一百二十餘人其間半是年老或幼
稚并婦女之屬邊徼至今寃之其時監司只保明實
殺八十人有奇貪忍不明上下蒙昧況戩未赴調間
又已犯私罪勒停今來違條轉官所以物論喧沸悉
以戩家豪行賄結托權要所至也近聞臺官累狀論
奏伏望聖慈蚤賜指揮檢會追奪戩所授京官

奏狀論揀選廂禁軍

臣竊聞日近朝廷下諸路州軍揀選廂禁軍兵士赴闕到日並各逐旋分隸外處填補闕額軍分盛寒之月離去鄉井攜老負幼盡室以行道路勞苦至京城門外別哀愁之聲所不堪聞詢之輿言甚可憫惻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應係揀兵路分州軍未起發者且令仍舊在本處收管或只許以所揀之兵那移補填鄰郡缺額免致遠離土着則頗叶人情

奏狀乞抽回河北陝西等路均稅官

臣竊見朝廷差官下河北陝西等路均稅近聞諸州

縣人戶不測事端望風疑惑往往移換物產斫伐桑棗村落僻處尤爲驚擾且土地之賦則腴瘠之入不同農民之耕則勤惰之功有異井田已遠經制固難又況今年夏秋諸處愆雨民尚艱食緣此騷動人情不安臣愚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權抽迴所差均稅官員以慰安四方

奏狀乞罷陳旭樞密副使　十二月二日

臣竊見除陳旭克樞密副使制命之出中外驚疑伏緣旭趣向多門進取由徑內則結宦官之援外則收

小人之情驟用機衡公議喧譁臣愚伏望聖慈因其
避讓特賜指揮追寢旭所被成命況樞密院副使已
是三員不致闕事仍乞不更差塡

奏狀同唐介王陶論陳旭乞寢罷除命十二月四日

臣等伏見除樞密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
下深駭人情伏緣旭先爲諫官日有張彥方者依託
越國夫人宅詐爲官告賣與富民廣受贓賄是時京
師洶洶以其事連越國開封府勘劾不盡朝廷差朝
官杜樞錄問方行舉駁未及施行漏洩於外遂改差

旭同入都內知代樞錄問旭得此獄以爲奇貨臧裂
情節便爲了當且旭身爲諫官姦邪佞媚如此陛下
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臣乎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除知瀛州與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交相
結託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彥博當國
賈昌朝爲樞密使兩人方相傾立敵彥博以旭舊相
朋比遂引知諫院使爲鷹犬旭明知龍圖閣直學士
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旣罷前命卽今辭避貪竊僥
倖濫無一言且旭職爲侍從而附會權臣苟取名位

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潔廉之士乎昨知開封府
唯務姑息小人以干虛譽經年在府殊無治狀有百
姓訴爲內臣史昭鎬欠錢僅千環旭以昭鎬是入內
都知史志聰管勾內東門史昭錫親屬並不理索施
行又皇城司親從官蓋乂入延福宮捕獲送府臣陶
時有奏狀言宮禁之內理絕非常而宿衛之人自爲
姦宄易衣持仗夜入宮禁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
究本情重加刑戮管勾皇城司臣僚重行降黜旭專
爲身謀畏避權幸却將蓋乂作竊盜衣物計贓定罪

只收監同保地分人員並引疎決釋放取旨皇城司官員全不收監臣陶當時累有論列其蓋乂蒙樞密院進呈決配海島皇城司官員中書行遣罰銅戒勵旭意在庇蓋皇城官員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姦盜爲意且旭職司輦轂壞法市私輕縱姦宄媚結權幸如此陛下觀此節可謂公忠淳實之人乎一旦忽用旭爲樞密副使不知在陛下聖意以旭爲正直耶爲潔廉耶爲公忠淳實耶且宋庠之過不過昏謬無狀耳固未有如旭前所爲姦佞之罪今罷庠而用旭也謂

之廢罪則廢乎其或謂之進賢則恐貽陛下知人之失矣兼外議喧沸皆謂旭與管勾御藥院王世寧通家往復與史志聰素相交結力為主張致此超擢伏望聖慈察樞密之府非容姦佞之地速賜指揮寢罷旭之除命以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員不至闕事伏乞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不敢嘿嘿惟陛下裁擇

奏劄論陳旭乞黜守遠藩 十二月六日

臣等伏見近日除陳旭為樞密副使物議喧沸以為

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旭姦佞不公
事狀甚衆乞行罷竄未蒙施行竊緣旭有佞邪之才
由逕干進自須爲諫官代杜樞錄問張彦方公事謟
諛貴幸滅裂情節便爲了當已爲天下正人之所鄙
薄厥後附會宰相結託中官苟取祿位曾不羞愧昨
知開封府日意在庇蓋皇城司內臣將夜踰禁垣親
從官蓋又引赦釋放取旨其皇城司官員案並不收
竖後及以內臣史昭鎬是入內都知史志聰親屬勾
當內東門史昭錫之弟欠負進士趙烈屋業錢七八

百貫旭結婿諸史將詞狀判收不行有冀州進納富
民李士安者京師號爲豪右之首典下中書吏人偷
公用銀器事發其銀器上有中書字號士安託旭同
居表弟甄昂傳達意旨不行勾追勘斷其甄昂納士
安錢二百貫文其後更爲士安理索私債不少旭於
輦轂之下作如此等事欺君罔民貪濁不公專務諂
悅陛下左右越次干進其不被罪廢已爲天幸又況
超越流輩驟入樞府乎自制命之出縉紳相顧失色
於朝士林族談驚駭于外下至胥吏莫不笑怪以旭

之命頗出史志聰等主張以至傳爲俚諺謂旭有三史之力此言讜著不惟有汚於公朝實恐上玷於聖德伏望聖慈下察公議蚤賜指揮罷旭樞密副使之命黜守遠藩所貴朝廷清明姦倖屏塞

奏劄乞黜陳旭以革交結權倖之風 十二月九日

臣等近累有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新除陳旭樞密副使公議不允乞行罷黜未蒙施行伏緣臣等所論列旭姦佞不公事狀甚衆且旭爲諫官錄問張彥方公事有所庇蓋而不疏駁罪一也知諫院冒受成德

軍轉官恩命而不辤爲宰相文彦博鷹犬罪二也知
開封府寬釋夜踰禁垣親從官而故出皇城司官員
不收監罪三也屈抑進士趙烈索史昭鎬屋業錢七
八百貫詞狀不行以諂媚都知史志聰管勾內東門
史昭錫罪四也故縱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之罪而
同居親情甄昴取錢二百貫罪五也交結勾當御藥
院王世寧託爲親屬而通家往還罪六也自制命之
出縉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爲俚諺云旭得樞密副使
者三史之力罪七也旭之曲媚貴倖交通宦官私邪

不公干取柄用罪惡如此陛下縱不惜一樞密副使
以幸旭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伏望聖慈華
姦邪交結權倖之風杜中人引進柄用之弊察政府
重任非佞人由逕進取之官黜旭遠方稍正邦典

奏劄乞蚤賜宸斷屏黜陳旭 十二月十三日

日近以除陳旭樞密院副使不當曾具狀并三次同
唐介王陶連署劄子論列旭私邪事迹乞行追寢已
是多日未蒙施行夫天下治亂係時政得失之然朝
廷安危由柄臣邪正之致故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佞

臣進者亂之基古人極言不可不愼伏惟陛下臨御
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聖覽凡進一人公
議允矣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矣凡用一人公議
不平矣人言爲不可矣斯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
豈常好辯哉是亦遍天下公議爲朝廷斥邪倖之黨
杜姦慝之門當職然而不得默也如旭之爲諫官希
旨錄問張彥方公事及冒受諫院恩命附麗大臣知
開封府寬釋踰禁垣親從官之罪以庇蓋皇城司内
官抑塞趙烈訴史昭鎬欠屋業錢詞狀而陰結史志

聰史昭錫之援故京師俚諺謂旭有三史之力故縱有罪豪民李士安廢屈邦法而同居親情甄昂納士安賄賂不少因緣御藥院王世寧聯親通家來往旭作如此等事一旦驟進樞府欲使公議允而人言息其可得乎易無妄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言居不可妄之世獨用不正之道以求進往天不之祐在時未見其爲利也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言其勿使滋蔓爲稼穡之害也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人君當用平正之人無近小

人以取危殆也語曰遠佞人言爲國者近便佞之臣則非其福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覩旭之所爲鑒詩易聖賢之訓救朝廷用人之失蚤賜宸斷罷旭樞密副使之命而屛黜之庶使後來懷私挾詐無所不至之人得以爲誡臣無任爲國納忠之至

奏狀論陳旭乞制獄推劾

臣近累具奏狀劄子論列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至今未蒙施行伏緣旭素無本末唯務私邪附麗姦貪迹狀明著章疏連上論議日喧旭不邺廉隅不知去

兢忍恥冒寵欺天罔民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旭之謂乎臣愚伏望聖慈察旭之無行不可處之二府蚤賜追奪樞密副使之命以正邦彝若陛下猶以臣之言爲不實伏乞檢會臺諫官前後論列文字選差公正清强臣僚制獄推劾則旭之所爲是非臣之所言虛實較然明白矣聖斷決而人言息中外幸甚

奏劾再論陳旭 嘉祐六年正月六日

臣等近累論列新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贓私乞賜

寵黜章奏紛委未蒙施行伏以樞機之任得人繫天下安危朝廷禍福固非尋常細事臣等職司諫諍豈敢隱默中止不爲陛下極意彈論者哉如旭自爲諫官自知開封府無一風節爲人所稱而姦邪謟佞結媚權倖之迹章明較著在人耳目如錄問張彥方庇蓋越國夫人宅事輕出夜踰禁垣親從官不收監皇城司不以宮禁宿衛爲意以結宦官將趙烈訴索史昭鎬屋業錢詞狀判收不行以取史昭錫等懽心同居親屬甄昂請求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事而受錢

二百貫附下罔上懷援迷國貪猥無節事君不忠之罪至衆甚大雖陛下聖仁包荒天地容覆未忍致旭於理其中外人心不伏物論難平非宜誤恩理在必奪伏望聖慈出自宸斷其陳旭蚤賜罷黜以彰陛下至公無私從諫求治之盛德

奏劄乞從竄逐以謝陳旭 正月十二日

臣等累具連署劄子并奏狀及上殿論列新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贓私交結宦官罪狀文字已衆并臺官前後章奏紛委政府中外延首日望正旭之罪降

黜以快羣論陛下仁恩過厚未欲致旭于理其如旭姦邪附會之行貪墨交結之迹案牘具在事理甚明今以匪人超處樞要不顧公議不恤諫諍上損陛下知人之明次屈朝廷至公之體胥吏市井皆知譏笑不圖如此實戮大猷倘臣等愚拙之言不能開悟聖聽卽分從竄逐以謝姦邪必不敢偷合苟從上煩陛下言責伏望聖慈特出宸斷蚤賜施行臣等不勝忠憤待罪之至

奏狀論陳旭自乞遠貶 正月二十二日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知人其次無大乎納諫故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審納諫則壅蔽開而善惡分恭惟陛下臨御以來舉以二者爲意間或用人有失必採臺諫封章天下議論隨卽罷去故禍却於將兆福來於無形中外以之欣躍國家以之鞏固而陛下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三五動植咸知伏自擢陳旭爲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玷陛下知人之明臺諫博採公議按旭有姦佞之實附麗權貴交結宦官在天府則唯務貪私居諫垣則但聞阿倚歷條事

狀連奏封章迄今兩月而陛下尚容囘邪未行竄逐有玷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爲人臣智慮百端巧取富貴而玷陛下臨御以來知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有以譏議則旭之罪戾又可逭誅而况機密要地兵柄所歸雖當平時烏可輕授一旦苟有緩急如旭豈堪與謀臣是以憂患未萌爲國遠慮每有論奏不覺繁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仁日月至照念祖宗創業之重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罪狀之甚白蚤黜旭於散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

德庶復煥於今日而垂光於史冊矣况臣與旭素無讐隙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敢惜事契風義之失實可憂朝廷公論之去若陛下尚以旭爲忠正可任以臣之諫諍爲誣則乞貶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誅殛流放於身不計重輕唯陛下裁斷

奏劄論陳旭乞待罪　正月二十七日

臣伏以天子至尊百辟至衆賢邪盡在眞僞雜然不用忠言何以蚤辨恭惟皇朝繼承四聖昌明百年從諫任人罔不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令百官轉對故

下情上通公議得進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改拾遺補闕爲左右司諫正言切責叮寧極言得失一日謂呂端曰宰相進賢退不肖便爲稱職眞宗祥符中詔置諫官六員其畧曰或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並許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寛仁之至德體祖宗諮謀衆正之大猷臨御以來開納諫諍綱目振舉雖古之帝王治世未有逮今日之盛故左右疑丞中外臣庶其賢否邪正忠佞清濁無能逃聖鑒者聽正論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伏自去

歲罷宋庠樞密使二府兩制同時除拜十三四員其不叶公議而人言喧甚者獨樞密副使陳旭而已臣與諫官唐介王陶泊臺官范師道呂誨等各言旭罪狀章奏紛委至今兩月餘日未蒙降黜施行臣不避重煩天聽復用條件開陳謹按旭蚤爲諫官日同與入內都知錄問張彥方僞印官告事滅裂情節附會權貴知瀛州日數與鈐轄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遞相結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授賜賚未到任間即召知諫院朋附宰相指蹤擊搏其移成德軍

增秩賜金二一切恩典更不辭避貪竊覬望爲世取笑
及知開封府輕縱踰禁垣親從官蓋乂重罪蓋庇皇
城司官員不行收監以陰結本司宦官殊不以陛下
禁衛中姦盜爲意有進士趙烈訴史昭鎬欠屋業錢
僅七百貫以昭鎬是內東門史昭錫兄弟前後經半
年只理還三十餘貫其間又判收不行案牘具存又
勾當御藥院王世寧與旭并呂誨同是親戚呂誨與
世寧未嘗來往旭與世寧深相結託張茂實王世寧
俱是旭聯親旭拜命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

隱情欺公可驗深狡懷詐迷國見利徇私巧進百端無所不至臣伏思陛下尊居巖廊之上其臣僚進用有失雖外議喧沸人心不平設非臺諫耳目詢訪無所顧避論列以聞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爲蹤跡如此乖惡而未即罷免是臺諫之言不足聽也大抵近輔樞衡日與國論得正人則天下之幸用姦邪則非朝廷之福伏望聖慈早賜罷旭樞府之命以副衆望若以旭爲正人可任機要謂臣之言不足聽即乞竄臣遠方以戒後之言者臣更不敢趨朝及國子監等

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惟聖心裁察

趙清獻公集卷之四　終